

■关注 纵览第九届全国杂技比赛——

每个获奖节目都胜在“创新”上

□郭云鹏

由国家文化部主办的第九届全国杂技比赛日前在重庆落下帷幕。作为我国杂技艺术领域的政府最高赛事,本届杂技比赛汇集了全国43支参赛队伍的51个节目,比赛分为杂技和魔术两个类别,共进行5台10场比赛。第九届全国杂技比赛是国家出台《中国杂技艺术振兴规划》后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比赛,荣毅仁基金会特设杂技艺术奖,对获奖的优秀杂技节目予以奖励。此次大赛参赛节目的水平高、创新多,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杂技艺术取得的丰硕成果,涌现出的一批优秀作品折射出未来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走向。

技巧难度的创新与突破是杂技艺术的不懈追求。杂技是一门以技巧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表演艺术,技巧是其核心,这种艺术特性决定了杂技创作的方向和欣赏的特性。没有惊险奇绝的技艺就称不上杂技,突出杂技本体的技巧难度创新是杂技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和不懈追求。

本届杂技比赛的赛场上,就涌现出一批创新动作技巧。如重庆杂技团的《梦——舞流星》中的连续6个后空翻加360度旋转;浙江曲艺杂技总团的《禅·武——头顶技巧》中头顶倒立行走双人支撑台阶及脚抛接头倒立;福建省杂技团《灵魂向远方——绳技》中四节人上完成单手顶足尖晃绳;天津杂技团、广西杂技团所表演的《倒立技巧》中双手顶倒立双腿旋转360度;遂宁杂技团《鸟依人——男女对手》中拳上足尖站立等,这些高难度的技巧都是首次出现在杂技舞台上,赢得了专家评委的认可。

此外,以往独立节目的相互交织、融合也创新出全新的表演形式,如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童梦——独轮车技》在行进中的独轮车上表演蹬人技巧,云南省杂技团的《蹦床爬杆——都市阳光》将蹦床和爬杆进行了有机结合,这些创新都极大丰富了表演的形式和内容。而反观单手顶一类的传统杂技节目,由于表演人数和空间的限制,节目就显得有些单薄,观赏性略逊一筹。

编排与创意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的生命力。追求技巧难度创新可以,但是终归有极限的制约,而创作一个全新样式的节目更是难上加难,绝非易事。很多情况下,编创者面临更多的则是对已有节目的创新。一些传统的节目如《对手技巧》《舞流

星》《抖空竹》《跳板蹬人》等,已经成为一些杂技院团的当家节目,它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被好几代人传承演绎,动作技巧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已经非常成熟。而对这类节目进行独辟蹊径的重新编排,体现编导的独特创意,让传统的杂技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本次比赛中,中国杂技团的《协奏·黑白狂想——男子技巧》以钢琴的黑白世界为创意点,三名男演员将芭蕾与杂技完美融合,在钢琴奏出的优美旋律中演绎了梦幻狂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的《胡杨魂》则通过十几名男子倒立技巧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造型,生动刻画了具有顽强生命力、千姿百态的大漠胡杨;上海马戏学校的《跳板蹬人》讲述了一群孩童寻找武林秘籍,最终练得奇功的故事;济南杂技团的《游戏》描述了一个打电玩的少年走进虚拟的游戏世界,与剧中人一同钻圈嬉闹的情景;重庆杂技艺术团的《梦——舞流星》用音乐剧的形式,演绎了一个盲童通过精灵的帮助寻找光明的童话;广东东莞精战杂技艺术团的《荷塘蛙趣——蹦拐》将三个小演员幻化成在莲叶与荷花间穿梭玩耍的小青蛙,北京杂技团的《集体空竹》中抖空竹的小姐姐则装扮成人见人爱、漂亮俏皮的芭比娃娃,都显得可爱、灵动而充满童趣;宁夏杂技团的《耍花坛》上演的则是一群小伙子的T台秀,只不过他们展示的是一个大小不一的坛子,以及花样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高超坛技。

道具创新成为杂技艺术发展的助推器。道具创新不是杂技创新的唯一手段,但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设计独特的道具增加了杂技表演的可能性和延伸性,有时甚至会让杂技节目发生根本性变化。

沈阳杂技团在《未来——双轨旋转飞杠》中,首次推出多种双轨逆向旋转越人式飞行动作组合,双轨旋转式飞杠被设计成飞碟的造型。道具的创新极大地拓展了这个节目的表演空间,丰富了表演内容,让腾空飞杠、绸吊、空中弹跳的组合变换变得可能。当16名演员在高空中完成三人空中对换远跳、六人逆向双轨飞行越人、九人横向逆向旋转式平跳等惊险动作,他们对速度、力量和高空旋转技巧的精准掌控,使得节目行云流水般地流畅,立体化的表演让该节目气势磅礴,颇具震撼力。



魔术金奖作品《伞丛扇影》

武汉杂技团的《飞轮炫技》设计了在空中旋转的飞轮,并在两端设立了平台,以往在静态地面上完成的蹬人技术,在结合蹦床之后被转移到两个不断位移的平台上,这对演员时差的掌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表演的难度系数也因此大大增加。

在旋转、移动中完成的旋转三节人抽梁、旋转三人抛接720上肩、大旋转蹬人连翻等高难动作,充满惊险刺激,展现出极佳的表演效果。

在中国杂技团的《协奏·黑白狂想——男子技巧》中,当演员用单手顶在多个拐弯来回移动时,《音乐之声》的旋律竟跃然而出。原来,单手顶的拐下设置了音乐键盘,演员在不停跳动时击打的键盘奏出了美妙音符,观众不禁对道具创作者的巧妙设计拍手称奇,同时这一环节也很好地回应了节目的主题,为节目增色不少。

杂技不仅可以演绎时尚还能创造时尚。中国杂技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悠久的历史似乎让杂技只代表古老和传统,而与时尚无关。走进第九届全国杂技比赛的剧场,人们惯常的思维可能就此打破。

濮阳豪艺实业有限公司的《狂野街头——蹦床技巧》将时下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的跑酷融入到杂技表演中来。偌大的舞台变成他们超越障碍的训练场,借助蹦床的强大弹力,高高的墙体、屋顶、门窗都成为他们可以攀爬、穿越的对象,任演员们在其间自由跑跳穿行。出其不意的动作,超乎常人的想象,演绎了一场挥洒青春、激昂澎湃的视听盛宴。而云南省杂技团的《蹦床爬杆——都市阳光》则把他们日常生活的城市当作嬉耍的场所。爬杆被装饰成路灯,一张蹦床被四根杆围绕,一群都市少年滑着滑板出现在都市街头,伴着动感十足的音乐,他们跳着街舞开始了一场青春时尚秀。只见他们在蹦床上翻腾、跳跃,时而在杆上驻足停留,时而在杆间飞行穿越,表演不仅只有惊险和刺激,呈现更多的是律动的生命、蓬勃的朝气。

在演出现场,年轻的观众被热烈、亢奋的氛围所带动和感染,尖叫声、口哨声、叫好声不绝于耳,足见他们对节目的喜爱。其实,杂技与时下年轻人喜爱的跑酷、极限运动、街舞、钢管舞等时尚运动有着天然的契合,好的创意和编排可以创作出更多时尚杂技,杂技不仅可以演绎时尚,而且还能创造时尚,并引领时尚。

魔术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届比赛共有18个魔术节目参赛,占总参赛节目的35%,两台魔术比赛占总比赛场次的40%,但是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质量上的突破,比起亮点频现、精品频出的杂技,魔术就显得黯淡了许多。赛场上,见到更多的是变牌、变花、变伞、变鸽子等老花样,节目重复较多;道具雷同、手法相近,模仿名家,折射出魔术创新乏力的窘境;一些年轻的魔术演员崭露头角,但是舞台经验的欠缺、技术熟练性差导致失误增多,比赛中抛物现象频频发生。而重庆杂技团的《伞丛扇影》和天津杂技团的《雪韵》,无论是魔术技巧,还是艺术表现力,都相对完整,得以为众多参赛节目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此外,江苏省连云港市奇魔魔术杂技团的大型舞台魔术《金陵十二钗》,实现了箱中变出12个成年人的重大突破,在国内外同类节目中独占鳌头,成为魔术赛场的一大亮点。

■新作点评

打造音乐剧的中国叙事



导演周映辰继推出音乐剧《大红灯笼》后,又精心打造了《曹雪芹》,推动中国原创音乐剧持续性深入发展。如果说《大红灯笼》着力于中国元素的提取与整合,那么《曹雪芹》则是在中国元素的内部荡漾经典文化的活力。

这一次,周映辰全身心回到中国经典叙事的场

域,以音乐剧的艺术形式再生和激扬经典文化的生命,也使音乐剧在本土文化中得到更为契合的滋养。换而言之,她让中国原创音乐剧鲜明于传统文化的坐标,实现原生性的成长与发展。如此,《大红灯笼》在西方音乐剧的视野中注视与回归,《曹雪芹》由我们的文化生命进发,二者交汇,在立于纯正文化血统的基础上建构古典而又现代的艺术空间。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原创音乐剧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热情拥抱多维度的外来文化,行走在个性化艺术之路上。

周映辰显然是体悟到曹雪芹和《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不可取代的经典地位,以及在艺术领域光芒四射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她发力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内在关联,实现精神层面的双向流动。因而,她没有或只让我们在音乐剧中梦红楼,或只讲述曹雪芹的人生故事,而是撷取曹雪芹生命最为悲情的时刻和《红楼梦》中经典性的片段,艺术性地展现两者之间的暗合之处。作家与作品间的真切互动,让我们既可以感受曹雪芹的曲折人生,又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品味《红楼梦》,也使《曹雪芹》在音乐剧的世界里闪烁东方古典美和西方现代美共生出的如彩虹般的迷人光泽。

与一般音乐剧华丽的舞台置景不同,《曹雪芹》的舞台呈现的如水墨画般的素净、清雅。周映辰将中国戏曲以及中国音乐剧最为常见的艺术语言,与现代性的音乐剧进行了智慧的融合,她充分张扬中国叙事的特殊魅力,把叙事充盈于音乐剧中,这样的叙事既成为《曹雪芹》的主体,又没有对音乐剧形式造成损伤,反而以含蓄的方式生发了音乐剧的艺术表现力。曹雪芹的现实人生与《红楼梦》中的虚拟人生、作家的外在生活与内在精神成为《曹雪芹》的双时空叙事,给人以穿越之感,增强了

音乐剧的叙事审美。人物在穿越,场景在叠现,时空在变幻,但我们的情绪、情感以及目光总还是沉浸在曹雪芹的命运之中。独特的叙事还体现在演员完全进入剧情饱满状态表演上。演员们的基础表演本真自然,达到了极致性的情境化。眼神、表情、肢体语言和行为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很好地应合了人物的处境与内心之境。

周映辰总在不断寻求和引发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生命节奏与灵魂冲动,以对音乐剧的独到理解来选择创作团队,全方位地构建中国叙事。编剧旷达的创作一直行走在经典文化的世界,在《曹雪芹》中,他更是畅快淋漓地挥洒东方的经典之美。古韵古味的歌词,不仅是对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艺术认同与自信,而且经由作曲和演员通灵般的演绎,本土音乐剧的原汁原味与整剧的艺术情调极为相投,达到了相得益彰的美妙境地。作曲周雪石创作涉及现代室内乐、声乐、民乐、歌剧、音乐剧等领域,但他一直坚守着民族音乐的内在。在音乐创作上,他从中国戏曲里汲取营养,将古筝等传统器乐中那种发乎自然生命的呼吸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充分利用了这些音乐在抒情方面唯美且与我们血液同源同质的审美。因而在音乐部分,《曹雪芹》散发着内敛与灵动、清透与浓情的东方气息。在演员选择上,周映辰也用尽心思。剧中的主要演员,如饰演曹雪芹的云飞和汤子星都是流行乐坛的歌手,饰演林黛玉的朱冰贞是昆曲的后起之秀,饰演史湘云的韩延文是中国歌剧界的艺术主力,而饰演贾宝玉的肖刚则排演过多部世界经典音乐剧。从编剧、作曲到演员,周映辰以对于中国原创音乐剧继承与创新的艺术理想,完成了一次“有意味的选择”。

同样有意味的是周映辰在很多方面都赋予《曹雪芹》个性化艺术理解与追求。比如在舞蹈的编排上,既不偏执于现代潮流,也不沉迷于中国戏曲的既定程式,而是将这些以剧情和剧意为内核捏揉在一起。其中既有现代舞的舒展,又有戏曲程式的演化,艺术性的复式结构,很好地诠释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又飞扬着力与美的视觉享受。在舞美上,她创造性地运用轻纱幔帐置于舞台前端,梦幻般的意境悄然而生。这是红楼一梦的隐喻,是曹雪芹如真如幻的人生,或者根本就是在暗示我们,曹雪芹的人生如同《红楼梦》一样,我们似乎看清了一切,其实一切又都是那样的朦胧与神秘。

今年适逢原中国音协副主席,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社会活动家李凌百年诞辰。为纪念李凌所取得的卓著成就,研讨他对当代中国音乐事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以及中国交响乐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李凌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共同主办的“跋涉人生——纪念李凌百年诞辰”系列活动于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活动包括“纪念李凌百年诞辰音乐会”“纪念李凌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暨系列图书首发仪式”和“李凌音乐思想纪念研讨会”等内容。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以及吴雁泽、吴祖强、金铁霖、谭利华、关峡、刘诗昆、闫拓时、赵塔里木、郭淑兰、陈自明、王振亚、李一非、韩中杰、周广平、黄伟华等百余位音乐界人士,李凌的夫人汪里汶、女儿李姐娜等家属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跋涉人生——纪念李凌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暨系列图书首发仪式”座谈会。数十位专家学者畅谈、回忆了李凌的一生。

纪念李凌百年诞辰系列活动在京举行

李凌是抗日战争以来党的音乐文化事业的开拓人之一。上世纪30年代,李凌在家乡成立了台山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李凌从延安鲁艺音乐系毕业后,于1940年同赵沨、林路、沙梅等人在重庆成立“新音乐社”,创办大众化音乐刊物《新音乐》,他对“新音乐运动”思想的深入阐述推动音乐界建立统一战线,产生过很大社会影响。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先后办起了中华音乐院。1949年以后,他又先后参与了音乐高等教育学府和国家演出团体的创办工作,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等。“文革”后,他被任命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主持恢复重建中国音乐学院的工作,并创建了公办社会音乐学院和中国函授音乐学院,从而促进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迅速发展。李凌一生著述丰硕,发表了20部

音乐理论著作和200多篇评论文章,在发表的数百万字的音乐评论中,他以犀利的笔触记载着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音乐活动的独见和论说,在出版的《新音乐教程》《音乐杂谈》《音乐美学漫笔》《歌唱艺术漫谈》《秋蝉余音》等著作中都有深入阐释。此外,李凌爱才、惜才,是音乐界的伯乐,多年来他及时为上百位音乐家撰写评论,其文如春雨滋润着青年艺术家的成长。

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百年琴思——中国交响乐团纪念李凌百年诞辰音乐会”上,我国老一代音乐艺术家纷纷登场,90高龄的韩中杰、严良堃,80高龄的罗天婵,70高龄的刘诗昆、陈燮阳等悉数登台。

12月11日举行的“李凌音乐思想学术研讨会”则围绕“音乐社会活动家李凌”、“李凌音乐教育思想”、“李凌音乐评论思想”、“李凌音乐美学思想”展开了讨论。

(任晶晶)

中国剧协剧本杂志社2013理事会举行

剧本创作、剧作家生存状况成关注焦点

由中国剧协剧本杂志社主办、河北省剧协协办、邯郸市文广新局承办的剧本杂志社2013理事会在邯郸举行。中国剧协、邯郸市有关领导、剧本杂志社理事单位及戏剧界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剧本杂志社近两年的工作、理事会章程修改、当前戏剧创作出现的新趋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剧本创作、剧作家生存状况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2013年在中国剧协和剧本杂志社举办

的第三届全国剧本信息交流会上,一份涵盖全国的戏剧生存调研报告,引发了业内人士对当前剧本创作和编剧生存状态的担忧。与会者认为,剧本是戏剧的根基,剧本质量上不去、编剧人员的枯竭、创作水平的下降,已经成为掣肘当前和未来戏剧创作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要在戏剧观的认识和讨论上有所深化。现在看来,我们的戏剧观念还停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体

系的范围内,对它们之外的观念、方法并不承认,戏剧美学视野较为狭窄。此外,在讨论剧作得失时,从思想主题、价值观念层面谈的比较多,对艺术本体、戏剧结构、人物塑造上的成绩与缺陷分析不足,这些都在影响着剧本创作质量的提升。与会者认为,剧本创作应该与时代同步,在立足戏剧本体艺术规律基础上,适应美学和审美的新变化,以更加开放的艺术眼光和文化胸襟,有所作为、有所创造。

理事会期间,还举行了“中国成语故事戏剧创作基地”研讨会。与会者就如何实现地域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利用戏剧形式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等问题献计献策。

(徐健)

国家大剧院新春演出季推出话剧《致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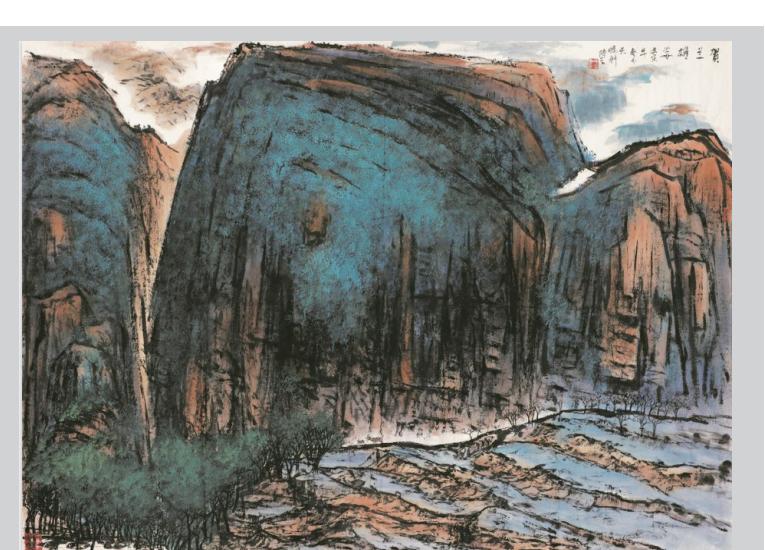
2013年,改编自辛夷坞同名畅销小说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其别样的青春叙事在观众中掀起了一阵青春怀旧潮。如今,这部作品也被搬上了话剧舞台。由方国大创艺公司出品及制作,关渤编剧、何念导演的话剧版《致青春》将于2014年2月9日至16日在国家大剧院新春演出季亮相大剧院舞台。

青春的故事里,人和人之间的故事总是

相似的、又各自有着深陷其中的甜蜜苦痛。但青春之后的剧情却分道扬镳。在对《致青春》的二度创作中,话剧版进行了“勇敢”地改编,主人公离开校园后的命运发生了与原著中不同的变化——一种世俗的逆转。关渤介绍说,舞台剧延续了小说中“暖伤青春”的风格,却将“青春已逝,惟有追忆”的落寞现实呈现出来。“创作冲动来源于对‘逝去’青春的不甘,心里有

甘。正是由于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甘,心里有

(徐健)



书画鉴定专家、画家陈岩的“大好河山——陈岩山水全国巡展”于近日启动,厦门成为首展城市。

陈岩1942年出生于河北,青年时代师从启功、徐邦达、刘久庵、张安治、郭味渠、刘凌沧等名家。上世纪70年代任国营文物店“宝古斋”经理时,大胆发掘当代书画界的新人,并与黄永玉、李可染、启功、黄胄、程十发、何家英、王明明、史国良、白雪石、刘炳森等众多现当代书画名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岩遍阅历代名家精品,潜心作画30余年,创立了在画坛独树一帜的积彩山水画法。此次参加巡展的作品,是陈岩最新创作的百余幅山水精品。据悉,2013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陈岩回忆录《往事丹青》与信札集著《丹青余韵》也一同面世。

(黄皓)